



中国现代文学

钱歌川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目 录

最初的印象	1
飞霞妆	6
闲中滋味	12
吃过了吗	19
演戏之都	23
游牧遗风	29
春风青冢	35
谈天	42
一件长衫	45
老牌子	50
也是人生	54
典型何在	58
退伍军人	63
洋场零语	68
金钱的善用	73

冬天的情调	79
拜台之秋	83
前程	85
男女之间	87
西班牙的先生们	94
两种不同的办法	98
失眠枕上	102
锡兰印象	106
印度之门	109
初渡红海	115
开罗之游	118
水乡威尼斯	124
初访拿波里	128
艺术之都罗马	135
翡冷翠的一日	140
牛津零忆	143
所谓我的故乡	146
别人的职业	152
国语的充实	156
追怀伯鸿先生	161
悼学仪	165
我怎样学习英文的	171
用钱的快乐	177
春画考	180

巴山夜雨	185
风雨故人	192
四川之竹	196
卧病小记	199
纪念王礼锡	206
藏书与读书	212
日本妇人	218
槟城的元夜	223
怀轰炸中的伦敦	228
夏重庆	233
国都所在的南京	236
不要浪费了这笔遗产	238
日本归来	240
入台记	244
灯笼	248
 钱歌川小传	 252
钱歌川主要文学著作书目	254

最初的印象

从新都南京来到故都北平，气象是完全不同的。一则是热闹，一则是冷静。一般年轻的人，从冷静中走到热闹中去，也许马上就要被他的环境所蒙蔽，感不到周遭的异象，而忘却他迢迢的孤旅。从早晨一起身，就是熙来攘往，器器然闹个不休，朋友们都应接不暇，像煞有介事地从早忙到晚，你自然也要转入那漩涡中去，同样地闹得昏头昏脑，不晓得一天怎样过的。反转来，如果是从热闹中走到冷静中去，便不禁要特别地觉得寂寞，而痛感到个人的萧索，境遇的不同，同时，其环境给你的印象自然加深了。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冷静比热闹要深刻的缘故，而大半是因为你到了热闹场所，那骚扰马上把你整个的心灵吸住了，使你无暇顾及其他；如果到冷静地方去则不然，你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可以不受妨碍地来静观一切。这时环境的印象，不映入你的眼帘则已，一映入你的眼帘，便不容易消灭。

北平所给我的印象，正是这冷静的一种。

我只到过北平一次，在那儿也并住得不久，然而它最初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历历在目。如果有人一提到北平，我眼前便马上要造起一座空中楼阁来，把整个的故都宫殿，北国风光，一一想象出来。

这儿所谓想象，固然是一个大规模的轮廓，可是有些地方它却也精细入微，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明的。

现在且将其荦荦大者拣来说说。

我所感到的北平是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

清闲的、封建的。

我从来没有到过有一个车站有北平车站那样肃静,车未到站以前,车外呼呼的风声,车下辘辘的轮声,闹得我们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是只要坐过火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平时车子到了一个站口,车停下来同时风声和轮声都休止了,可是月台上上下下旅客的步履声,来往小贩的叫卖声,搬运夫的小车声等等噪音,闹得比开车时还要厉害。可是我们一到北平,火车进行中那种辘辘声一停,一切都静寂了。这种完全的静寂,简直就像在半夜里我们被自己的恶梦惊醒,全屋的人都睡得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的时候一样。原来,夜以继日地一连坐了四五十个钟头的火车以后,那种轰然的轧音,已经听不见了。单调的辘辘声,对于长途的旅客,仍不失为一种轰然的沉默。直到平、沪通车的终点,火车驶进前门车站,那种轰然之声才戛然一下静止了。于是无声的沉默代替了那有声的沉默。前门外电车的声音像隔了一道深渊一般遥遥地送入我的耳鼓,那声音大得刚够把我恍如从梦中惊醒,回头朝车窗外一望,便看见挚友黄公度兄和××社的吴羹梅兄正站在月台上说话。我从容下了车,觅到一名搬运夫替我肩着行李,便和公度朝车站出口走去。我偶然驻足环顾一下,全站都在半静止的状态中,稀疏的旅客从容不迫地在前走,几肩行李跟在后面。没有一个小贩,没有一声叫唤。当时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高举着的两面白旗,上面写着××××社欢迎来平社友的字眼。它们像两片船头的布帆,我们像几个船上的旅客,不用人划,不假风力,默默地,慢慢地向车站的出口流去。

我问公度:北平的车站为什么这般沉静,他说素来如此。伦敦车站也正是这个样子。北平有一点儿像伦敦,就在这些地方。这当然不仅车站为然,整个的北平,也都是这般沉静的。所以北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沉静。

出了北平车站走到王府井大街一带，路很宽敞，和上海的柏油路相差不远，两边的店家已染了一些洋气，商品多陈列在样子间里，这儿据说是北平的代表大街，虽不大看得出北平的本色来，可是居民的悠闲态度，已经表现在行人的步调间了。随即我们便走进久已闻名的中央公园——现改称中山公园中去。在水榭前看了各种各样的大金鱼以后，正由回廊中预备深入的时候，忽见一人在前面空地上前后左右地做着种种手势，专心致志地把他全副的精神都用于他的四肢上。我们停下脚来看了一会，公度说：

“打太极拳。常有的事。”

这时我才望望他的周围，果然没有几个游人注意他的。如果这是在上海的公园里，那至少他一定要被附近的观众所包围了。他们这样热心锻炼太极拳，也许是有感于时下的国难日亟，欲借此复兴衰颓下去的民族罢。

日本的大军虽则曾到过离北平只有三十里路，半个钟头的火车，侵略华北的野心似乎随时可以实现，这种场合如果发生在南方，居民的避难必已络绎于途，全市呈恐慌之象，可是住在北平的人却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不惊慌，好听戏的还是照常上戏院，讲究吃的还是照常上馆子。太庙后面擎鸟笼的人并不因之减少，至多只是公园中增加了几个打太极拳的罢了。

其实，并不是北平的人特别富于乐天思想，他们只是不愿意离开他们住惯了的旧家——北平，他们就死也愿意死在那里呢。

世界上最有保守性的民族，除了英国人而外，恐怕只有中国人了。中国人中保守性最著的是华侨，以国内而论，便要首推北平人。中国的古物都荟集在北平，人民的风俗习惯亦浸浸乎入古。居处不肯革新，所以至今那些典型的住宅，还大都是没有楼的四合院。市政不肯革新，至今许多著名的胡同，还是满街的尘土。名满全国的药店同仁堂三百年来就没有改换过面目，店面很是矮小，却

几经兴废，传说着悠久的历史。它虽没有现在上海徐重道这样在一个市内十几家分店，然而当它最盛的时代，从黎明以至夜半常是拥挤不堪，配药者在门外久待而不得入。一天生意的好坏，以门外顾客拉屎之多寡为准则。这或者说得过于滑稽，然大可以想见它当日之盛况。

因为好保守的结果，所以才能悠久。北平最悠久的东西，莫过于古柏。虬干诘屈，色如青铜，有的简直辨别不出是什么年代的东西。

在这种苍老的古树下，优游终日，真可自认为葛天氏之民，时间不足以限制他，危机不足以警惕他，甚至生活不足以威胁他，他的心境融化在清闲之中，浸润在苍古之内，可以超乎世俗，远隔嚣尘。

这种清闲自适的人，就偶然降入凡俗，到东安市场或西安市场一带地方去买一点日常用品，他也决不用忙，对付一般狡狴商人的“攢粘”或“谎托”种种手段，他当然是给他一个“对折拦腰斩”。

“没有那么大谎！”那近乎诚实的店员至多也不过是这样回答他，决不像上海一带的商人，听见客人还价太少便马上反唇相讥。

店员已经说明没有多讨虚价，可是我们这些有闲的顾客，仍然不肯直截了当，还他一个相当的价，好早点把交易做成，他宁肯为着几个铜子再费上几个钟头，和那小商人来“蘑菇”。

“蘑菇”真是北平生活的一个要素了。像金圣叹一类的人连死都讲求“痛快”，这种生活宜乎他一天都过不惯。然而到了北平住上一两年，无论怎样刚锐的少年火气，都要给你“蘑菇”了去，所以我常说北平是一个大熔炉，无论什么人都要被陶冶而化为同一物的。这熔炉中最大的精力就是“蘑菇”，等到你本身也变成了一个“蘑菇”以后，那么，什么都完了。

在“蘑菇”势力之下的北平人，确是享尽清闲福的，这种福气的

真髓，不是我们匆忙中一眼可以发现的。一到北平市上你立刻就可以感到的，不是清闲生活的真髓，而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代表北平封建思想的，当然是皇宫，而城墙之多，尤为显著。帝王居处，重城环绕，这正是封建本身，原不足为奇，我说的封建思想原不专在帝王家，而竟浸润到寻常百姓的行为举止间了。

我们一到北平，经过几道前清皇室的城壁而来到北平的市上，在那些大街的旁边，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一些小规模的城壁，虽大不满五丈，然而上面雉堞森然，与百里侯的女墙城壁无异。这原来是那些卖砖瓦的小商人的封地。这不是表示着一种民间的封建思想吗？

如果你说这是偶然，那么，不妨进绸缎店看看本地所产丝织物上的图案，也可以发现帝王的象征。或甚至卖一个烧饼，上面都有苍龙出现。

初到北平的人没有不觉得惊奇的，难道这些小商人都有帝王思想吗？其实不然，他们只是为取悦于顾客的一种夸大而已。不过在这种夸大之中，却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胜利法。

代表这种思想的，又当首推洋车夫了。我和公度逛过了几条大街，叫车回客栈去，洋车夫开价“四千”，公度还他“十大枚”，他们也就拉着我们上路了。

（原载 1934 年 9 月 10 日《新中华》第 2 卷第 17 期）

飞 霞 妆

近代的文明除了表现在杀人的武器上,和妇女的化妆上而外,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缩地术了。徐伯林在空中航行成功以后,只消十二天就可绕地球一周。它比前此在海上航行的汽船,速力要快七倍。地球要把它自己从中国转到美国来朝着太阳,且得一天的功夫,而徐伯林也只要三天就够了。地球既不会骤然变小,那当然是人类缩地术的成功。

中国人古来把去一趟四川,看得同上天一样难,得一封家信同万金一样贵。开口是天南地北,闭口是海角天涯。人人都道行路难,把出门看作一回苦事。所谓交通的利器,只不过是南船北马。马是血肉的躯体,船便得靠风吹水送。一切似乎都是依赖自然。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痕迹。欧化东渐以后,内地的交通便逐渐发达了。直到最近西洋的缩地术也传到我国来。平、沪联运通车开始,由开港地的上海到古都北平却只消得两天的功夫。由于这种恩惠而沟通了今古,即我们这些靠精力与时间卖钱,固着在一定的地方,不能自由行动的薪俸生活者,也得高谈游历,由南而北的旅行起来。

我有志游历北平,已远在十多年前,因为生为蛮人,行踪多不出长江流域,每年想去都没有机会去。从北方回来一个朋友,便加浓我一重北游的意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北平不好的。他们只说,无论什么地方住久生厌,惟有北平越住得久越不想离开。你如果不打算在北平久住,你必得在一年以内离开,否则便永

远莫想离开那里。北平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力呢？单看几张风景照片是不能得到解答的。而且你就问到过北平的人，他也不大说得出来。要穷究这个奥妙，恐怕只有体验了。于是乎我便决计上北平去一趟。

时候正是暮春三月。江南的杨柳已染成鹅黄色，像金线一般一条条垂在行人的头上。公园中的游人渐渐增多了。平、沪通车由上海北站出发以后，从田野中一直驶去，车窗外不仅树木都已抽芽，死去的黑枝上忽现出新绿的生命来，就是阡陌间的野草闲花，都带着几分春意了。日午风来，吹得人们格外的懒，除了打盹之外，什么事都不想做。但车身的簸动，使你又睡不稳，懒洋洋地时而睁开惺忪的两眼朝车窗外望去，只看见路旁杨柳千丝，临风而舞，小桥流水，各自悠悠，澄清的空气不含一点尘埃，目穷千里地透出前面的水田千顷，远树重重。

车到南京以后，乘客仍然用不着下车，我们可以坐在车上从渡船上驶过江去，一直达到北平。在徐州以南，虽是到了江北，我们并不觉有多大的异象。行至大劫车案发生地的临城，情景就不同了。我们昨日在江南所见的氍毹金线，这儿还是枯枝般的长条似旧垂，没有一丝丝春意，塍边陌上，犹有残雪未消。说到春的颜色，恐怕除了到城市中的少女们身上去求而外，没有地方可寻了。

等到车刚开过济南站，忽见平野中一片飞沙卷地而来，俨然一堵障壁，上与天连，周无涯际，一刹那间已把眼前的田地，树木，全部隔断了。仿佛天地间除了我们这部火车而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火车就像一个透明的水晶球，球中载着我们这几个旅客，在混沌的云里雾里打滚。透明的车窗，这时都好像镶的是毛玻璃（frosted glass）似的，朝窗外望去，一片灰暗，就像黄昏时的天色一般，没有田，没有树，没有牛羊，只有沙沙的声音打在窗上。

我感到我确实到了北方了。

南方人在春寒料峭之中走到北方来，气候是不会使他发生客思的，国语在各处提倡以后，语言也不会使他感到奇异的，只有这弥天遍地的飞沙，才真是北方的特产，在南方是永远莫想看见的。一见到这种飞沙，我们才确然地认定是到了北方来了。

我到北平的那天早上，还是丽日当空，微风不动，一到正午可就变了。太阳阴沉，天色昏暗，据说这就是刮风的先兆。果然，不到多久，就红尘满地，黄沙蔽天，整个的古都北平，都包在灰尘中了。

原来北平的飞沙，是当地人的家常茶饭，他们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把北平的地方色彩，一语道尽。英文说的“Peking Dust”^① 西洋人都认为是世界驰名的特色。北平与飞沙两个名词是有连带关系的。想到北平没有不联想到飞沙的；同样想到飞沙也没有不联想到北平的。照传统的看法，他们是把这两者认为一体的。要没有飞沙，就不成其为北平。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就觉得寂寞似的。北平若没有了飞沙，我们一定要觉得有点不够味，缺乏一种构成这个故都的要素，而感着缺陷了。同时它也许要改换一幅面目：空气会要清鲜，花草会要改色；东交民巷一带虽有柏油路，也不会比其他中国的街道，显得那般像外国的地方。洋车不会有编制的篷，到一家人家不会进门就遇见一个拂帚，就是那些寻常百姓的住宅，也不会有双料的门户——北平房屋的房门多是两重的——而会代之以走廊了。

如果北平的街道都修成柏油路，或是照我们家乡一样，满敷以麻石，我相信北平全市都可以成为东交民巷一样清洁无尘，虽不说永远没有飞沙——因为北平的飞沙，有时是从沙漠中吹过来的——至少那“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灾难，是可以免除的。不

^① Peking Dust, 英文“北京风沙”的意思。

过这须待优良的市政,巨额的金钱,相当的人工然后可。而且纵就有了这几种条件,把北平完全改造了,也不见得就是好的,为什么呢?且看西湖就是一例。好好一条白公堤,他们把它修成了一条马路,汽车来往,风驰电掣,使得游人提心吊胆,不敢尽兴闲游。这多么杀风景呀!“断桥残雪”一个富有诗意的美景,从那以后,永远看不见了,北平如果到处都是马路,那还成什么古都呢?北平的美,就美在一个“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处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几家。人民古朴,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住在上海、广州一带的人,老实说,已失掉了几分国民性。行为上都带几分洋气,语言上也夹几个洋字。说到古风古俗,大抵都要鄙视。这种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国人。一个代表的中国人,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一定能在灰尘中喝“酸梅汤”,在大街口嚼“硬面饽饽”,赞美“当炉女”,反对“女招待”,说到古物的保存,尤其要拥护古代传下来的风沙。

每当风沙起时,北平人就发生一种亲密之感,洋车夫和苦力拿它当爽汗的扑粉,安步当车的穷教授嗅到表现艺术的土香。不能享受这种味道的,只有讲究卫生的摩登少女。她们眠食以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颜面的修饰上,先用几盆清水和香肥皂,把面孔洗得干干净净,随即敷满雪花膏,再轻轻傅上一重粉,然后在那黄色的面上拣那两个颧骨突出的处所,施以胭脂;又在没有血色的嘴唇上涂以血一般的口红,钳光了的眉头上依着自己的意志重新给它画上一道弓眉。这样极人工的能事而化妆出来的容貌,实充分地表现着近代的色彩,这其间只有强烈,而无涵浑;只有凶猛,而无柔和。法国野兽派画家的成就,也就在这一点上。古典派画家的设色是以室内光线为标准的,而野兽派画家却走出了 Atelier,到太阳光下来采取很强烈的色调。据说这是最时新的画。女人所爱的就是时新,宜乎她们都趋之若鹜,齐想以画工改造天然。但是这个在

西方的巴黎最为适宜，等到我们的东施效颦，已经不称，到了古都的北平，尤其与环境不合。谁知北平却有它伟大的力量，可以把一切新的东西，于其无可奈何之中使之归真返璞，化为旧的、古的。新思想的人到北平住上几年，自然腐化了，说得确切些，自然古朴了。当日作新诗，今日玩古董，诗人老去爱谈禅，这毋宁说是自然的趋势。然而今日的少女们却都是充满着青春与活气的，她们决不肯弃新而复古，就说脸上的化妆罢，她们一定要把胭脂加在粉上，决不肯先“薄薄施朱”而后“以粉罩之”。但北平毕竟是北平，它仍然有它的办法，可以使这些极新的少女们与古为邻，而以古代的“飞霞妆”出现在北平的市上。

那时她们高高地坐在铜把手的洋车上，飞沙狂乱地在街上席卷而来，她们只用一条极薄的白丝巾蒙在头面上，被风吹得像游泳时的浴衣一样紧贴不动，鲜红的面颊，血样的嘴唇，突出的鼻子，深沉的眼睛，甚至弓样的眉毛，都隐隐约约地一一显现出来。仿佛在那胭脂口红上面，薄薄地罩了一重白粉，有如大理石像一般的庄严娴淑，那种高傲的态度，直是鬼神不可侵犯，被洋车夫如箭一般地拉着从路人万目睽睽之中飞跑过去，这一刹那间的印象，令人如在雾里观花，格外觉得好看。我常在风尘中驻足来凝视那些面妆，同时口中低吟着北美诗人亚伦坡(Allan Poe)的诗句：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To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在人海荒波中，我久惯于浮浪，
你那如云的华发，你那古典的面貌，
你那水神的丰姿，引我直抵

希腊之光荣，
罗马之壮丽。)

(原载 1934 年 8 月 25 日《新中华》第 2 卷第 16 期)

闲中滋味

无论一个什么城市，莫不有它一种适宜的特色，有的适宜于营商，有的适宜于做官，有的适宜于住家。譬如上海这个地方，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有钱的人都来此做寓公，内地货物都以此为聚处，所以万商云集，营业最宜。再如南京，自国都奠定以后，人口骤增，一切供不应求，生活随之提高了不少，而在那骤增的人口中，大都是现任官员和后补官员。在这样一个米珠薪桂，大不易居的都会，进城出城都得受一番检查，不是做了官或寻官做的人，谁要到那里去讨麻烦呢？不过只要你一朝荣达，就一切好办，城门口当然是逢官免查，就是戏院子和游戏场，对官员和军人，都特别优待，平民一定要严厉禁赌，官家似乎可随意玩牌，诸如此类，都能与官方便，所以这是一个适宜于做官的地方。北平原也是这样一个官员的产地，自从国都南迁以后，就一落千丈，人口稀了下来，生活程度也随之更低了。现在却赢得成为一个住家的绝好的地方。真正适于住家的城市，至少要有下列三种要素才行。一要生活便宜，二要交通方便，三要有充分可供我们游玩的地方。北平十几块钱一月可以租一个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得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天气冷了，买一件普通的羊皮统子也只需花得十几块钱。衣食住行样样都贱，生活不能不算便宜了。市内除人力车外，又有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田郊则有公共汽车，乘火车到海港的天津只消得一两个钟头，联运车直达上海两天也就够了，交通不为不便。不过这以上二者并不能算是北平特有的现象，论交

通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论生活内地也差不多。只是在这种生活便宜，交通便利的地方，而要同时有那么多的名园胜地，可以供人流连游览，那可就难得了。住在北平的人最享福的，就是有的是地方可逛。这是住在上海一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上海只有两三个小小的公园，内面除了几棵小树和一些花草而外，并没有什么看的，然而一到了春秋佳日或三伏炎天，每天到那里去的常有三万人之多。如果是在北平，像虹口公园一样的草坪，也许压根儿就没有人去。那儿有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境：爱热闹一点的人可以游中山公园，夏日在古柏下品茗，冬间往小池上溜冰，都是别饶风趣的。爱清静一点的人，可以游天坛、太庙，那儿古柏成林，游人罕至，尤其是太庙，院内的古柏，高皆百尺，大的可供三人合抱，林中栖有一种候鸟，名叫灰鹤（即鸛），立住时形似斑鸠，飞起来就是一个有色的小鹤，羽毛是灰色的，头是红的，翩跹舞影，煞是好看。春间结伴而来，入秋则不知去向，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游人来到这样的地方，便不免要发生一种遐想，而感到天地悠悠，人生如寄。因为这儿虽在日中也静得像太古一样，殿内交椅上坐的都是牌位，殿外的环境也只是令人想起“古戍寒云乱鸟还”的诗句而已。

颐和园是北平一个规模最伟大，点缀最完美的名胜，园中有山有水，湖中有长桥卧波，孤岛危立，山上有铜亭佛阁，乱石穿云；凭栏眺望，湖光山色，全在眼底，所以有块地方名字叫作画中游，游人到此，便有一幅天然图画，自然呈现到眼中来。湖边有长廊，有小亭，有树木，有石桥，无处不可以徜徉。当夏日莲花开放，泛舟湖中，尤使人忘却人生的苦劳，而以为身在仙乡（Lotus land）了。

爱游山的，近有景山，山上有五个亭子，登最高亭一望，一片金黄，故宫全景，了然在目。山的东麓为明思宗殉国处。真是人不如物，鼎革且再，至今那株古槐，还依旧健在，游人来到这里，怎样能不发生一种怀古之情呢！景山又称煤山，据说是从前皇帝为着储